

「六四」教育

出路。如果我們能有多點時間（不是一節而是數周），如果我們能創造多點空間去思考、發問，甚至提出我們不認同的意見，如果我們能把學習的主動權留給學生，如果……。誠然，我們明白在現時教育制度下這些「如果」很不現實，但是這些「如果」得不到實現，我們很難期望拉近「六四」或其他事件與學生的距離。

另一拉近距離的要素在於這事件「與我(們)何干」？當我們述說八九民運的學生在爭取民主自由，並表達我們的支持的同時，這些價值能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展現呢？我們有沒有推動校政的民主化？學校是否一個讓學生感到自由及權利被尊重的地方？我們在地方教會及社會裡有沒有參與推動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的運動呢？如果八九民運的價值不是我們的「生活」，我們的教育便變得無力，學生或青年也看不到有被我們說服的理由。

這裡不是要向舉辦「六四工作坊」的「有心人」潑冷水，事實上你們對於教育學生及青年認識歷史的承擔是不可多得的。正是因為我們同是「有心人」，我們的要求不止於此，我們不只希望青年聽聽我們的敘述及抒發情懷，我們更希望拉近「六四」與他們的距離，故此，學習的空間與主動性，日常生活價值的展現才少不得。這或許是老掉牙的「教育不只是傳授知識」的問題，但實踐起來卻又是如此的艱辛。🌐



每年的4月底至6月初是學校及地方教會（一般而言，學校較堂會為多）邀請「天安門母親運動」（本會為成員團體）和本會主領「六四工作坊」的熱門日子，2011年也沒有例外。要說的事我們仍然說下去，要講的話我們仍然講下去，然而，我們不得不承認，六四與中學生或青年的距離一天一天在增加。或許我們會說他們若不是在八九民運後出生的一代，便是當時年紀小，什麼也不懂，沒有第一身的經歷，所以便多了。甚至我們會把「距離」歸究於這一代人只迷戀個人玩意，凡事只顧自己的感受，不願意認真學習……實在有太多可以搪塞的可能性了。但是，我們有沒有想過，我們向他們進行的「六四教育」是怎麼的一回事？

歷史的敘述是少不了的，八九民運的背景、發展的經過、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血腥場面，這些我們都不能放過，因為，這是讓我們悲傷過、憤怒過的重要事件。可惜，當它在班房被言說的時候，有很多班房的「學習常規」逃脫不了，例如學生大致不能選擇來不來（當然是否有選擇一定好仍可討論），言說八九民運的什麼內容由我們這些領會者決定：播什麼影片、說什麼話、給他們看什麼照片、簡報……等；就是問問題與討論的時間，很多時也要「欽點」才有學生參與，使「我們的程序」能繼續下去。或許這就是日常班房的學習所出現的情景：學生多、課程多、時間又緊迫、學生亦無需準備太多資料來上課，結果單向式的教導成了惟一的



公民社會訊息

民間人權陣線主辦

七一大遊行

主題

「還我2012雙普選、打倒地產霸權、曾蔭權下台」

集合地點：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

時間：下午三時正

